

奋 斗 三 部 曲
拧 巴 青 春 系 列

西原秋 著

旧地改注

法似鸡毛，
爱如流沙。

作家出版社

旧地改注

西原秋
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旧地政法 / 西原秋 著. —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
2014. 11 (2015.1重印). ISBN 978-7-5063-7479-8

I. ①旧… II. ①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79347号

旧地政法

作 者: 西原秋

书名题字: 江 平

责任编辑: 赵 莹

装帧设计: 孙惟静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318 千

印 张: 23

版 次: 2014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1月第3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479-8

定 价: 38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回笼	•	001
第二章 入觉	•	021
第三章 深眠	•	139
第四章 浅盹	•	196
第五章 梦醒	•	242
第六章 假寐	•	311

第一章

回笼

1

2002年夏，大四，毕业前夕。北京市昌平区，军都山下，政府街旁，法学最高学府——中国政法大学本科生院。

晚上11点整，学生公寓灯光瞬间全灭，弹丸之地的校园发出“哦”“啊”的惊呼声、怪叫声，间或夹杂敲打饭盆之声。

准时灭灯，准时锁门，半军事化管理，一直为政法所鼓吹、美化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后勤大爷大妈们似乎不装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，就严重玷污中国法学最高学府的名声一般。

5408宿舍，落满灰尘的电扇呻吟一声，像高潮后的阳具，挣扎几下，立马软塌下来。楼道里手电晃动，人声嘈杂，水房白花花一片，全是光屁股冲凉。大伙用尖叫来发泄莫名的烦躁。

杨坚强更是吼叫得惊天动地。四年来，不管春夏秋冬，他都如此——一边冲凉，一边扯着嗓子喊。

6月的帝都，闷热压抑，宿舍很安静，但不安却阵阵袭来。熬了四年，终于要离开这是非之地，可离开并

不容易。早晚，宿舍必有激烈一战，是时候做最后的了断。

也好，拳脚较量，算是独特的告别。反正打了三年半，再多这一次又何妨？！

压抑、暴力、苦恼、愤怒、憋闷、委屈、黑暗和几近变态，是我这四年最大的收获。人人生而不平等，是政法大学送给我的告别礼物。当然，还有那么几缕温情与情愫，在毫无色彩的天空下，透出那么一点亮光，引导我踟蹰前行。

也许多年以后，记忆模糊，但场景清晰，还能够牵扯出时光碎片，还能够想起我爱过的人、爱过我的人、我恨过的人以及恨过我的人。曾经靠近的清风，远在那边的阿全和燕燕，断了念想的姐姐……

大学就像患上阳痿的A股市场，久治不愈。开盘利好不断，热闹非凡，埋头往里冲，希望借此一搏，赌进青春，赌尽期望。等到收盘，只好提着破破烂烂的裤头，英雄气短，欲哭无泪。

窗外，离别气息很浓，寒暄声此起彼伏，校园民谣忧伤如水。

我和瞎子默默对坐，蜗牛在一旁坐立不安，是那种欲罢不能、依依不舍和诸事未了的复杂情绪。瞎子多次商请他“滚出去”，但他死赖着不走。

蜗牛说，这四年我真后悔，没打过架，没提过刀，甚至连挨打的机会都没有。没谈过情，没说过爱，甚至连网恋都没有。注定，这是留不下刻骨铭心的回忆。现在盘点已经晚了，岁月太快，青春太短，这一抹色彩终将会被岁月抹平。

瞎子说，要不你考虑考虑跟景晓浩比试比试？他正手痒痒呢，让他给你留点青春的抓痕吧。

蜗牛继续沉默不语，站起来又坐下去，反反复复，突然抓起我的水果刀，在空中胡乱挥舞着。我和瞎子不约而同往后缩，异口同声“哎哟”，心想这孙子神经真够大条，被蹂躏了四年，快要毕业了，才被折腾疯？

楼下传来尹公子肆无忌惮的叫骂声，说秋后算账的日子终于到了。如果不是给江洋面子，如果不顾及学校纪律，定然让N省驻京办

拉几车搞信访围堵的打手来，把5408宿舍踏平，把景晓浩和石炳霖踩成肉酱。

蜗牛侧耳一听形势不对，说你们又要开战了？打了三年半，连毕业气氛都盖不住你们的恨？这次烈度可要控制好了，千万别搞大，我先去备点药，有事叫我。说完匆忙扔下刀，仓皇出逃。

“胆小鬼、窝囊废！”瞎子站起来，不慌不忙套上印有学校大名的文化衫，指点江山、运筹帷幄。

“英雄，准备开战！棍子还立在厕所水槽里！你记住了，这一战事关尊严与面子，只要尚未断气，拼死也得打胜仗。”

战况一如既往地惨烈。掐完后，心情依旧灰暗，悲伤的感情四处蔓延。也许是战斗比较耗力，有一种想要抓紧却无力的绝望感。但身体放松，毛孔扩张，像蒸过桑拿。

事实证明，压抑需要发泄渠道。功利主义的鼻祖边沁说过，自然将人类置于两个至高无上的主宰之下，只有这两个主宰才能给我们指出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，以及决定我们该怎么做。这两个至高无上的主宰就是“苦”与“乐”！

边沁边大爷的理论太过强大，以至于多年来理论界一直在为此争辩。而且，功利主义也过于抽象，说得通俗一点，其实就是“爽”与“不爽”。在这场毕业“告别赛”中，我和瞎子再次胜出，“爽”了，尹公子和江洋他们“不爽”了。

跟往常一样，尹公子和江洋在“幕僚们”的簇拥下迅速撤离。楼道趋于平静，我和瞎子相视而笑，为配合如此密切而自豪。蜗牛攥着三片创可贴溜进来，东瞅西瞧问，有没有受伤？有没有？瞎子抹一把汗，扯掉已丝丝缕缕的文化衫，张开双臂，把蜗牛夹在腋下。

“胆小鬼，陪大爷去买点东西，晚上搞点酒庆祝一下。”

“你咋不找晓浩这战斗鸡陪你去？”

“少废话，不要妨碍我们的英雄，法大爷他太多，把他踩得遍体鳞伤，他要慢慢收拾破碎的心情！”

他们走后，我穿上被涂得跟鬼画符般的文化衫，高昂着头去了一趟西街。烈日炙烤，汗水浸透全身，路上行人很少，但都向我行注目礼。我心想，连陌生人都知道我从法大毕业了，自豪感油然而生。

“老板，有香烛纸火、笔墨纸砚吗？”

“都有都有！”秃顶“膀爷”头都不抬，跟背台词一样连声说，“你来对地方了！绝对给你便宜。”

“那好，多给我来一点！”

“好嘞！”秃顶“膀爷”站起来，抬眼看我时愣了一下，“哎哟，你受伤了？”

“有吗？”难不成是刚才打斗时被搞了？我伸手摸了摸头和脸，没有异样。

“那你的手膀子？！”

我低头一看，五颜六色的汗水，把手臂染得好像被长时间虐待过，怪不得路人都在看我。一时间，打斗后稍有平息的不满又被点燃。江洋、尹公子这帮狗日的，四年班费全给糟蹋，毕业了，签字笔都不舍得去买点好的，全都是劣质品。

“没事，毕业了，难舍难分，感情太好，让同学把临别赠言写身上了！”

“同窗情深啊！”秃顶“膀爷”感慨，“对了，清明都过了，你还买香烛纸火？”

“祭奠！”

“祭奠？”秃顶“膀爷”使劲儿眨眼，半天拐不过弯儿来，“请问是？”

“做点法事！”我一本正经，“学校个别教室有点儿不干净，要毕业了，也算是为学校做点贡献吧！”

“闹鬼这事我是知道的！行政楼女生殉情那次，我还去看现场了，确实吓人啊！”他神秘地凑过来，上上下下打量我，“你、你懂这个？”

“略微懂点！家传！择吉日，寻阴宅。”

“哎哟，谦虚了，世家，世家！我今天遇到高人了！”秃顶“膀

爷”热情地给我备货，特别虔诚，“人不可貌相，看你一脸书生气，哪知是道中人？这样，我绝对给你最低折扣，一会儿你可得给我留个联系方式。”

“你也好这个？”

“人活一辈子，总不能顺风顺水吧？要是遇到点事，可以找你。”

我火急火燎赶回学校，把门锁好，顾不上擦掉身上的颜料，展开劣质宣纸，泡开笔头，蘸足墨汁，龙飞凤舞，大汗淋漓。

我把桌子摆成一排，把写好的劣质宣纸贴在桌沿上，像大型会议中垂下的桌布。墨汁慢慢往下淌，“三寸钉”“侏儒”“信高潮”“神经病”“夹生饭”“苦瓜脸”“高血压”“偷窥狂”“武大郎”“乡巴佬”等字迹渐渐交叉、变形，笔画弯曲，越发狰狞。

这些，是我四年来积累的各种外号。毕业了，总得有个浓重的告别仪式。布置完毕，我拉张凳子坐下，点燃各种复习资料，还有不愿带走的绿皮课本——法大的教材总是偷工减料，总是用最劣质的纸，想保存都觉得丢人。不得不说，法大应该向北大或人大学学。

宿舍烟雾四起，呛得我眼泪直流。

“英雄，你在不在里面？着火了！”蜗牛在楼道叫半天门，我也没工夫搭理。瞎子火气大，怒吼一声“要出事”，脚起门开。

“搞什么鬼？”瞎子咳嗽着蹿过来，“赶紧把火灭了！”

“都出去！”我拿着断拖把扒拉，憋着烟的纸“腾”地燃开，瞎子吓一大跳。

“你又他妈搞什么怪？”瞎子歇斯底里，“再烧就出事了！整栋楼都是烟味。”

“我在做法事，恭送，祭奠！”

“恭送什么？”

“鬼神！”

“祭奠什么？”

“青春！”我扭头问他，“要不要给你也写一个牌位？”

瞎子盯着桌子正中那个大大的“奠”字，一巴掌狠狠拍在我肩膀

上，手再也没拿开，紧紧掐住我的锁骨，攥紧这即将到来的离别。

蜗牛默不作声，接过我手中的木棍，把火挑燃，从床上大把大把抓起冥币往里撒。火光映着他的脸，模糊又清晰。

“别这样，都过去了！”瞎子说，“再细的针眼，我们都穿过去了，今后，还不知道会有多少明针暗针！”

是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根针，岁月是那一条线。在穿针引线中，有人娴熟，有人笨拙，有人轻松，有人沉重，有人执着，有人放弃，有人自负，有人自卑，有人骄傲，有人谦逊，有人成功，有人失败，有人忠诚，有人背叛。线上布满诱惑、陷阱、幻觉、梦想，以及各种匪夷所思。

大学这四年，我用笨拙的双手，努力地撑着，好像顶天立地，精心策划着，把青春画卷慢慢铺展开来，谨慎落针，渴求缝制得靓丽、阳光，可是当我跌跌撞撞拉扯着岁月，奋不顾身穿过针眼时，滤掉了艰难、贫穷、盲目、迷茫、失落、自卑、犹豫和鄙视，也挤掉了信仰、梦境、理想、志向与爱情。

我并不是翻不过这一页，仇视、懊悔、留念，统统都敌不过岁月碾压。我只是觉得负疚，觉得愧对了青春——这是漫长岁月里极富色彩的篇章，也是缓缓流淌的河流中最有波澜的路段。

如果可以，我不要做顶天立地的针，也不做卑躬屈膝的针，我只想是一颗曲别针。能夹住青春的篇章，也能松开不堪回首的书页。

可是，岁月就是“碎越”，压碎了，迈步了，就不可回头！

一切都燃为灰烬，唯有烟雾缭绕。瞎子搂着我的肩膀，久久不放手。桌上，相框里的燕燕和清风，笑意盈盈，仿佛就在眼前。那些往事，好像就在昨天。我让泪水肆意流淌，眼前时而模糊，时而清楚。

“蜗牛，帮我烧了它！”

“为什么？留点纪念吧！”蜗牛深埋着头，把照片紧紧抱在怀里，像抱住他珍贵的宝贝。

“听我的！烧掉！”

“窝囊废，我帮你烧！”蜗牛站起来往火堆里丢东西，动作很粗

鲁，砸得灰烟四起，“把这鸟不拉屎的破地儿都烧了才好”。

2

楼道逐渐安静，楼外吉他声依然。这个季节，除了品尝离别心绪，就是静听校园民谣。伤感如水般流淌，如雾气般飘动。我很想融入这气氛中，很想分享这稍纵即逝的年华。

它只有一次，它是生命的驿站，是成长的经历。可是冷酷的现实却总是将我狠狠挡住，法大说，把钱和青春留下，赶紧卷铺盖滚蛋。

尹公子和江洋他们还扼杀了我分享这种离别的权利。我穿学位服时，尹公子在背后阴阳怪气，哎哟，土人就是土人，穿什么都是土人。我花八块钱买了一副地摊墨镜，尹公子和江洋就在宿舍里呕吐、哄笑。

同是鸡屁股里滚出来的东西，别人看到的是鸡蛋，尹公子看到的却是粪便！

拓荒牛那边传来略带沙哑的声音，里面写满伤感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就总是想起燕燕，不过现在她不能陪我唱了。如果她在的话，我就不会感到自卑，她似乎从不抱怨，从不争辩。平和得超越她的年龄。

每当这个时候，我也会想起清风。想起她几次流过的泪水。第一次记忆已经模糊。第二次是她醉了，问父亲成长为什么那么痛。第三次是秋天，我和她坐在蟒山森林公园顶上，看着十三陵水库波光粼粼，对面的山上镶嵌着点点红叶。夕阳慢慢坠入西山，金色的阳光扫过我们青涩的面孔。

我随口念出一句刚看过的诗句：你在的时候，你是世界；你不在的时候，世界是你。面对她眼眶里闪耀的泪花，我不知所措。我想用手去帮她擦拭，可是她扭过了头。就在我纳闷儿的一瞬间，她已经挂出招牌的笑容，没事，晓浩，北方的秋天真美，军都的红叶真美，落日的光芒真美。

吉他声慢慢靠近三号楼，男生在为女生唱歌，女生们大声说，我爱你们。我从窗户伸出头，四楼窗户透出摇曳烛光，在这远离城区的弹丸之地，感情可以发酵，醇香干净。

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

仿佛想不起再面对

流浪日子

你在伴随

有缘再聚

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

彼此为着目标相聚

凝望夜空

往日是谁

领会心中疲累

来忘掉错对

来怀念过去

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

不相信会绝望

不感觉到踌躇

在美梦里竞争

每日拼命进取

奔波的风雨里

不羁的醒与醉

所有故事像已发生

漂泊岁月里

风吹过已静下

将心意再还谁

让眼泪已带走夜憔悴

.....

瞎子说去图书馆溜达溜达，看看能不能搞段黄昏恋。我说你跟“十三妹”缠绵了那么久，就不能整个完美结局吗？

瞎子走后，我给青龙县晨星希望小学两个孩子回信，同时把半年生活费五百元邮寄过去。我在信里告诉两个三年级的孩子，说燕燕阿姨暂时要去美国深造，越洋电话会很贵，通信也比较麻烦，给阿姨写信由我代转。

“我也马上要毕业，以后三个月就暂时不用写信汇报学习情况，等我九月开学以后，我会把新地址告诉你们。”

最后，照例是一些鼓励的话，大概就是一些“知识改变命运”“有志者事竟成”云云。有点违心，但我不想让孩子们纯洁的心灵承受太多成人世界的不堪。

一号食堂门口，几个愣头青驻足抬头看三号楼，指指点点、评头论足、意犹未尽。我抓起文化衫快步下楼。三号楼顶，一条红色横幅挂在五楼窗口。上书一行字：“不管以后谁是我的男人，但你们却是我永远的男生！”

横幅中间有两个荧光笔画的卡通人物，一个装酷的男生，和一个圆眼睛做鬼脸的女生。

我突然感觉到空气中飘荡着的离别感伤击打着我的灵魂，对大学生活的那种厌恶瞬间烟消云散。毕竟，我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四年，遇见了那些让人刻骨铭心的人和事。

但是，想到我们班上的女生多数对我若即若离，甚至有少数还唯恐避之不及，我就莫名地难过。那些花儿，我曾多么期待着徜徉在她们的芬芳之中。可是，由于刘大妈的著名“神经病患者”论，还有尹公子和江洋他们持续的丑化，我逐渐被排除在团体之外。

在团队中，失去话语权、消息源、团队感，是何等寂寞悲哀，何等孤立无援？我只能野蛮而自闭生长！

想到这里，一股热热的东西冲击着我的喉咙，吞咽困难。我再也无法忍受和控制自己，有委屈有感动有痛苦，五味杂陈。我快步走到

图书馆北边的紫藤旁边，靠在一棵小树上，让枝丫深刺进后背。疼痛、麻木。

苏格拉底在两千多年前就曾说过，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，莫过于为梦想而奋斗。可是，我为梦想而奋斗的过程中，承受的痛苦远远大于追求本身。

为梦想而奋斗的过程如果缺少相对公平的环境，这绝对不能称之为最快乐的事。走在“宪法大道”上，回望这里最不缺的就是阿谀奉承和暗箱操作，不能不讥讽地笑笑。

校园里响起旅行箱滚动的声音，通往南门的路上市时而可听见道别与祝福。当然，还有拥抱。我很羡慕。我游荡在这个撒泡尿就能走一圈的校园，一切那么熟悉却又陌生万分。军训时的糗事，跑操时的牢骚，懵懂时的爱慕，伤感时的泪水……

通往阶梯教室的道路两侧，全都是毕业甩卖的同学。他们在享受最后的学生时光。去《太阳花》编辑部转了转，看着学弟学妹们忙忙碌碌采编本学期最后一期稿件，心里腾起一阵感动。

编辑部很小，或者干脆说没有单独办公室，而是与大小二十余个社团挤在一起办公。每当周末开例会的时候，总会有人因为迟到而找不到坐的地方。

这里已经不再属于我了。虽然说文学早已死去，但是大学四年里，《太阳花》绝对可以称为我的精神家园。想当年，我们将杂志办得风风火火、热火朝天，它曾经是政法大学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我和清风之间，有诸多误会和温情也在这文字中。

我特意去了一趟校医院，感谢她们一直以来的悉心照顾和爱护。骑车去了十三陵水库，坐在水边打发时光。备考四六级、鏖战考研的时候，我常坐在这里，面对着波光粼粼的水面，大声朗读英语课文。

正如瞎子所说，我连普通话都说不好，居然还他妈好意思大声读英语，玷污了世界上两种最重要的语言，想想真是可笑！我真不知道水库里的鱼儿们是不是也挺烦我。

水库旁边的蟒山森林公园，曾留下我们年轻的脚步和美好的回

忆。水面波光粼粼，时间像停滞一般。所有的苦与乐、得与失都被抛之脑后。眼前只有奋斗后的平静和离别前的失落。

在昌平这四年中，我如同过山车般经历了梦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。到了后来，无休止的吵闹、打斗，让我丝毫没有感受到收到录取通知书时的彻夜难眠，而是从怀揣美梦到彻底绝望，再到边茫然地拼搏边心理挣扎着扭曲。

我混进好几个系的毕业晚会，无一例外，都是美好回忆与真挚祝福。礼堂几乎每晚都有熙熙攘攘的人流。绚烂的夜晚，没有人注意到你是不是孤独。喧嚣暂时赶走了寂寞，火热严重掩盖了伤感。

那短暂的花火，像罂粟，麻醉你的灵魂！

我一直留到了学校通牒的最后离校时间。借晚会来麻醉自己，打发无聊时光。静静地坐在角落里，看着梦幻般的舞台和洋溢的青春。眼花缭乱的灯光里，有欢笑也有泪水，有掌声也有哭泣。

每一次我都见证了舞台的开启、演出的高潮以及尾声时的落幕。真的是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如果忘记这些晚会，我真的将一无所有，连一点温情的记忆都没有。

舞台总让我感动，甚至泪流满面，这也可以算是一种情绪的良性宣泄吧。如果生活在压抑中没有合适的途径发泄，我想有一天我会真的被送进神经病医院，就像刘大妈一直所希望的那样。

窗外又开始了新一轮发泄大戏“文明离校”的标语抵不过黑夜，黑夜给了躁动的青春发泄的借口和掩护。也抵挡不住各种不如意，合情合理的不如意，或者是被屈打成招的那种不如意。

我将书架上所有能够扔掉的东西统统往窗口送，听着触地时的声音，莫名轻松。像经历过生死，大彻大悟，彻底放下尘世一样。

“喂，大侠，不过瘾，太不过瘾！”瞎子一脸兴奋，“把水壶装满水扔下去才过瘾，声音才刺激。”

我拎着水壶探身窗外，但吉他声传来，在昌平的夜空中显得清凉，带着淡淡的忧伤，击中我的心窝，邪恶感一扫而光，我缩回身

子，把水壶放下。

瞎子在一边骂我：“你丫赶紧扔了算了！放在宿舍，尹维那孙子回来挑衅，迟早得出事。”

夜深后校园平静如斯，热闹像潮水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。空寂的校园只有星星点点的烛光点缀着已经空掉一半的宿舍。我燃起蜡烛，到处翻腾，在书架夹缝中找到入学时宣誓的红色纸片：

当我步入神圣政法学府之时

我谨庄严宣誓

作为政法学子 作为未来的社会精英 国家栋梁

我自愿献身政法事业

热爱祖国 忠于人民

严于律己 尊师守纪

勤奋学习 求实创新

团结互助 全面发展

挥法律之利剑 持正义之天平

除人间之邪恶 守政法之圣洁

积人文之底蕴 昌法治之文明

以我的实际行动去报效祖国

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的进步事业奋斗终生

淡淡的留恋瞬间笼罩整个宿舍，脑子里升腾起老校长亲笔书写的感慨：“四年四度军都春，一生一世法大人。”

瞎子看着我浅声诵读，尤为好奇，探头过来看了看，不屑一顾：“还看那垃圾，当时读得老子热血沸腾，糊弄老百姓。思想鸦片，精神骗子，擦屁股都怕弄破屁股！”

我本来还想留存一点记忆，但瞎子很鄙视，我“哗啦”几下将誓词撕成碎片，高高一扬扔向空中。手舞足蹈地表演起来。

“誓词飞啊飞，陪伴大妈睡！本人不送礼，被骂神经病！”

楼道很安静，瞎子想撒尿，但害怕有鬼，非要缠着我一起去。楼道里狼藉一片，宿舍门前垃圾堆积如山。我们踢打着破鞋和书本，在昏暗的走廊中摸索着前行。水房中央，垃圾筐里的饭盒高高地耸立着，散发出令人窒息的气味。

3

校车停在喷水池前，不间断地往北京西站和北京站摆渡毕业生。我坐在图书馆的台阶上，无聊地看着形形色色的行人。女生们眼睛哭得如同兔子，一个个拥抱、握手、击掌，然后追随着班车大声呼喊。

当天最后一趟班车驶离校园后，我像孤魂野鬼一样，四处游荡在操场、“尿坑”和曾经备战考研的自习室，收集散落一地的记忆。

入夜，五号楼又恢复“斗”志。沙哑的喊叫，绝望的哭腔，深情的歌唱。我趴在窗台，时不时扔点破烂，为垂死挣扎的毕业添砖加瓦。毕业季已过高潮，喧嚣很快归于平静。

风平浪静后，昌平显得平和安详。看着军都山顶塔尖上若隐若现的灯光，落寞失望纠结不舍统统涌上心头，挥之不去。尹公子本来还想报仇雪恨，但不知何故被江洋拦了下来，挑衅没有成功，宿舍从此清静。

躺在床上，我想起了燕燕，想起了清风，想起了姐姐。想起了相遇，想起了写信时的愉悦，想起了不敢表白时的忐忑，想起了在一起的点点滴滴，想起了自作多情和暧昧。她们的身影，她们的音容笑貌，混乱着在脑中翻腾。

离校迫在眉睫，我只希望别再出什么差错，可是上天偏偏要捉弄我。真是一路走来，流年不利。半夜，我被手机吵醒。刚接起电话，父亲像天塌下来似的喘气问，电话怎么半天都不接。

窗外闷热，我却浑身冰冷，忙问怎么了。

父亲说出大事了！隔壁镇派出所牛副所长正在到处抓捕你弟弟，